

康有为全集

第七集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康有为全集

第七集

康有为 撰 姜义华 张荣华 编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七集编校说明

本集收录康有为的两部专著《大同书》、《官制议》，以及1903年至1904年间撰作的游记、书牘、章程、题词等。本集所收资料，不少是未曾发表过的手稿，为了解和研究这段时期内康有为的具体行踪和思想感受提供了原始依据。

这一时期内康有为另有《澳大利游记》、《匈牙利游记》等著述，今已佚，待继续寻访。

姜义华 张荣华

1998年3月

目录

大同书 [1902 年后]	1
大同书第一	3
大同书第二	38
大同书第三	78
大同书第五	118
大同书第六	153
大同书第七	164
卷八	184
与任弟书 [1903 年 1 月 11 日]	189
致叶恩等书 [1903 年 2 月 26 日]	191
致李福基书 [1903 年 4 月 29 日]	194
与某华侨笔谈 [1903 年 4 月]	196
廓尔喀记 [1903 年 4 月]	199
论强国富民之法 [1903 年 7 月]	201
爪哇中华教育公会发起词 [1903 年 8 月]	207
与某某书 [1903 年]	208
缅甸国记 [1903 年]	210
暹罗国记 [1903 年]	212
巫来由记 [1903 年]	214
中国商务公司缘起附章程 [1903 年]	215
答某君书 [1903 年]	228
官制议 [1903 年]	229
序	231
附：序（手稿）	231
官制议卷一 官制原理	233
官制议卷二 中国古官制	235
官制议卷三 中国汉后官制	244
官制议卷四 宋官制最善	252

官制议卷五 各国官制	257
官制议卷六 中国今官制大弊宜改	261
官制议卷七 开议院	264
官制议卷八 公民自治	266
官制议卷九 析疆增吏	278
官制议卷十 存旧官	295
官制议卷十一 增司集权	297
官制议卷十二 供奉省置	321
官制议卷十三 改差为官以官为位	323
官制议卷十四 俸禄	333
致谭张孝书 [1904 年 12 月 6 日]	342
致谭张孝书 [1904 年 12 月 22 日]	343
欧洲十一国游记序 [1904 年 12 月 22 日]	344
意大利游记 [1904 年]	346
德国游记 [1904 年]	407
丹墨游记 [1904 年]	461
挪威游记 [1904 年]	472
瑞典游记 [1904 年]	475
比利时游记 [1904 年]	487
荷兰游记 [1904 年]	494

大同书

[1902年后]



【按】《大同书》系康有为主要著作之一。撰者《题词》称“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1884年）……著《大同书》”。印本甲部《入世界观众苦·绪言》及乙部《去国界合大地》注文亦均提及。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又有1901—1902年游居印度成书一说。或又据手稿本附犬养毅跋文，谓1898年9月流亡日本时已成稿廿余篇。查现存手写书稿，各卷皆有撰者1901年后游历印度、南洋、欧美见闻记载，是知本书定稿当在1902年以后。迄晚年定居上海时仍有续补。

是书甲、乙二部初由《不忍》杂志于1913年刊布，1919年上海长兴书局将此二部单印出版。全书十部，经其弟子钱定安整理，于193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梓行。1956年，古籍出版社（北京）据康氏家族藏抄本，并参照已刊本校订重印。另有1958年伦敦英译本。近年发现的手稿八卷，分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与印本次序、内容出入颇多，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以宣纸珂罗版影印出版。今据手稿本逐录标点，与上海中华书局本互校，第一、第五并参校以《不忍》杂志本。

大同书第一

[绪言]^①

康有为生于大地之上^②，传少农知县府君讳达初^③及劳太夫人名莲枝之种体者，吾地二十周于日有余矣^④。当^⑤大地凝结百数十万年之后，幸远过大鸟大兽之期，际开辟文明之运^⑥，居于赤道北温带之地^⑦，国于崑崙西南、带江河、临太平海之中华，游学于南海滨之百粤都会曰羊城，乡于西樵山之北曰银塘，得氏于周文王之子曰康叔^⑧。盖积中国羲、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及汉、唐、宋、明五千年之文明而尽吸饮之；又当大地之交通，万国之并会，荟东西诸哲之心肝精英而酣饫之。神游于诸天之外，深^⑨入于血轮之中，于时登白云山摩星^⑩之颠，荡荡乎其骛于八极也。已而强国有法者吞据安南，中国救之，船沉于马江，血蹠于凉山；风鹤之警^⑪误流羊城，一夕大惊，将军登陴，城民走迁，空^⑫巷无人。康子避兵，归于其乡。延香老屋，吾祖是传，隔塘有七松^⑬园，楼曰澹如，俯临三塘。吾朝夕拥书于是，俯读仰思，澄神离形，归对妻儿，愁^⑭然若非人。

虽然乡人之酬酢，里妇之应接，儿童之抚弄，宗姓之亲昵，耳闻皆勃谿之声，目睹皆困苦之形。或寡妇思夫之夜哭；或孤子穷饿之长啼；或老夫无衣，扶杖于树底；或病妪无被，卧于灶眉^⑮；或废疾窿笃持钵行乞，呼号而无归。其贵乎富乎，则兄弟子姓之阂墙^⑯，妇姑娣姒^⑰叔嫂之勃谿，与接为构，忧痛惨悽^⑱。号^⑲为承平，其实普天之家室，皆怨气之冲盈，争心之触射，毒于黄雾而塞于寰瀛也。呜呼！人患无家，有家之害如此哉^⑳！若夫民

① “[绪言]”，中华本题作“甲部 入世界观众苦 绪言 人有不忍之心”。《不忍》本无“甲部”，“绪言”作“第一章”。

② “上”下，《不忍》本、中华本有“为英帝印度之岁”。

③ “初”下，《不忍》本、中华本有“字植谋”。

④ “余矣”，原缺，据《不忍》本、中华本补。

⑤ “当”，原缺，据《不忍》本、中华本补。

⑥ “运”，原缺，据《不忍》本、中华本补。

⑦ “居”、“赤道”，原缺，据《不忍》本、中华本补。

⑧ “叔”下，《不忍》本、中华本有“为士人者十三世”。

⑨ “深”，《不忍》本、中华本作“想”。

⑩ “星”下，《不忍》本、中华本有“岭”。

⑪ “警”，《不忍》本、中华本作“惊”。

⑫ “空”，《不忍》本、中华本作“穷”。

⑬ “松”，《不忍》本、中华本作“桧”。

⑭ “愁”，原作“垫”，误，据《不忍》本、中华本改。

⑮ “卧于灶眉”上，《不忍》本、中华本有“夕”。“眉”，原缺，据二本补。

⑯ “兄弟”，原缺，据《不忍》本、中华本补。“姓”，二本作“侄”。

⑰ “娣姒”，《不忍》本、中华本无。

⑱ “惨悽”，原缺，据《不忍》本、中华本补。

⑲ “号”，原缺，据《不忍》本、中华本补。

⑳ “呜呼”至此，《不忍》本、中华本无。

贼国争，杀人盈城，流血塞河，鸣^①万斯年，大剧惨痠。呜呼痛哉！生民之祸烈而救之^②无术也，人患无国而有国之害如此哉！若夫烹羊宰牛，杀鸡屠豕，众生熙熙，与我同气，剖肠食肉，以寝以处。盖全世界皆忧患之世而已，普天下人皆忧患之人而已，普天下众生皆戕杀之生^③而已。苍苍者天，厚厚^④者地，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诸圣依依，入病室牢狱中，画烛以照之，煮糜而食之，裹药而医之，号为仁人，少救须臾，而何补于苦悲？康子悽楚伤怀，日月噫歔，不绝于心。何为感^⑤我如是哉？是何朕欤？吾自为身，彼自为身^⑥，彼身自困苦，与我无关，而惻惻沉详，行忧坐念，若是者何哉？是其为觉耶，非欤？使我无觉无知，则草木夭夭，杀斩不知，而何有于他物为？我果有觉耶？则今诸星人种之争国，其百千万亿于白起之坑长平卒四十万、项羽之坑新安卒二十万者，不可胜数也，而我何为不感怆于予心哉？且俾士麦之大^⑦烧法师丹也，我年已十余，未有所哀感也。及观影戏，则尸横草木，火焚室屋，而怵然动矣。非我无觉，患我不见也。夫是见见觉觉者^⑧，形声于彼，传送于目耳，冲触于魂气，悽悽怆怆，袭我之阳^⑨，冥冥岑岑，入我之阴，犹犹然而不能自己者，其何朕耶？其欧人所谓以太耶？其古所谓不忍之心耶？其人人皆有此不忍之心耶？宁我独有耶，而我何为深深感朕？

康子乃自反^⑩：若吾无身耶，吾何有知而何有亲？吾既有身，则与并身之所通气于天、通质于地、通接^⑪于人者，其能绝乎？其不能绝乎？其能绝也，则抽刀可断水也。其不能绝也，则如气之塞于空而无不有也，如电之行于气而无不通也，如水之周于地而无不贯也，如脉之周于身而无不彻^⑫也。山绝气则崩，身绝脉则死，地绝气则散。然则人绝其不忍之爱质乎？人道将灭绝矣。灭绝者，断其文明而还于野蛮，断其野蛮而还于禽兽之原质，也夫！

夫浩浩元气，造起天地。天者，一物之魂质也；人者，亦一物之魂质也。虽形有大小，而其分浩气于太元，挹涓滴于大海，无以异也。孔子曰：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光^⑬电能无所不传，神气能无所不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全神分神，惟元惟人。微乎妙哉，其神之有触哉！夫^⑭神者，知气也，魂知也，精爽也，灵明也，明德也，数者异名而同实。有觉知则有吸摄，磁石犹然，何况于人？不忍者，吸摄之力也。故仁智同藏而智为先，仁智同用而仁为贵矣。

- ① “鸣”，《不忍》本、中华本作“于”。
- ② “之”下，《不忍》本、中华本有“之”。
- ③ “生”上，《不忍》本、中华本有“众”。
- ④ “厚厚”，《不忍》本、中华本作“搏搏”。
- ⑤ “感”，原稿字迹不清，据《不忍》本、中华本定。
- ⑥ “彼自为身”，《不忍》本、中华本无。
- ⑦ “大”，《不忍》本、中华本作“火”。
- ⑧ “是”，《不忍》本、中华本无。“觉”，原缺，据二本补。
- ⑨ “之”，原缺，据《不忍》本、中华本补。
- ⑩ “自反”，《不忍》本、中华本作“曰”。
- ⑪ “接”，中华本作“息”。
- ⑫ “彻”，《不忍》本、中华本作“激”。
- ⑬ “光”上，中华本有“神者有知之电也”。
- ⑭ “夫”上，《不忍》本、中华本有“无物无电，无物无神”。

康子曰：吾既为人，吾将忍心而逃人，不共其忧患焉？生于一家，受人之鞠育而后有其生，则有家人之荷担。若逃之而出其家，其自为则巧矣，其负恩则何忍矣！生^①于一国，受一国之文明而后有其知，则有国民之责任。若逃之而弃其国，其国亡种灭而文明随之隳坏，其负责亦太甚矣。生于大地，则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之异体者也。既与有知，则与有亲。凡印度、希腊、波斯、罗马及近世英、法、德、美之先哲之精英，吾已嘬之饮之，胙之枕之，魂梦通之；于今^②万国之元老、硕儒、名士、美人，亦多握^③手接茵、联袂分羹而致其亲爱矣。凡大地万国之宫室、服食、舟车、什器、政教、艺乐之飞奇伟丽者，日受而用之，以刺触其心目，感荡其魂气。其进化耶则相与共进，退化耶则相与共退，其乐耶相与共其乐，其苦耶相与共其苦，诚如电之无不相通矣，如气之无不相周矣。乃至大地之生番、野人、草木、介鱼、昆虫、鸟兽，凡胎生、湿生、卵生、化生之万形千汇，亦皆与我耳目相接，魂知相通，爱磁相摄，而吾何能怱然！彼其色相好，吾乐之；生趣盎，吾怡之；其色相憔悴，生趣惨悽，吾亦有憔悴惨悽动于中焉。莽莽大地，吾又将焉逃于其外？将为婆罗门之舍身雪窟中以炼精魂，然人人弃家舍身，则全地文明不数十年而复为莽榛草木鸟兽之世界，吾更何忍出此也！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海王诸星之生物耶，莽不与接，杳冥为期，吾欲仁之，远无所施。恒星之大，星团、星云、星气之多，诸天之表，目本相见，神尝^④与游。其国土^⑤士女、礼乐、文章之乐与兵戎战伐之争，浩浩无涯。为天为人，虽吾所未能觐，而苟有物类有知识者，即与吾地吾人无异情焉。吾为天游，想像一极乐之世界，想像一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之。吾为诸天之一^⑥物，吾宁能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其觉知少者，其爱心亦少；其觉知大者，其仁心亦大。其爱无涯与觉为涯^⑦，爱与觉之大小多少为比例焉^⑧。

康子不生于他天而生于此天，不生于他地而生于此地，则与此地之人物触处为缘、相遇为亲矣。不生为毛羽鳞介之物而为人，则与圆首方趾、形貌相同、性情相通者尤亲矣。不为边僻洞穴生番獠蛮之人，而为数千年文明国土之人。不为牧竖爨婢耕奴不识文字之人，而为^⑨文学传家之士人。日读数千年古人之书，则与古人亲；周览大地数十国之故，则与全地之人亲；能深思，能远虑，则与将来无量世之人亲。凡其觉识之所及，即其亲之所及^⑩，不能闭目而御之，掩耳而塞之矣。

康子于是起而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观中国，远揽全地。尊极帝主，贱及隶庶，寿

① “生”上，《不忍》本、中华本有“譬贷人金，必思偿之。若负债而匿逃，众执而刑，不刑其身，则刑其名。其负一家之债，及一国天下之公债者，亦何不然”。

② “今”，《不忍》本、中华本无。

③ “握”，《不忍》本、中华本作“执”。

④ “尝”，中华本作“常”。

⑤ “土”，中华本作“之”。

⑥ “一”，《不忍》本、中华本无。

⑦ “爱”、“觉”下，《不忍》本、中华本各有“之”。

⑧ “焉”下，《不忍》本、中华本有夹注“吾别有书，名《诸天》”。

⑨ “为”下，《不忍》本、中华本有“十三世”。

⑩ “即其亲之所及”，《不忍》本、中华本无。

至钱彭，夭若殇子，逸若僧道，繁若毛羽，盖普天之下，全地之上，人人之中，物物之庶，无非忧患苦恼者矣。虽所有浅深大小，而忧患苦恼之交迫而并至，浓深而厚重，繁赜而恶剧，未有能少免之者矣。

诸圣群哲乃^①怒然焦然，思有以拯救之、普渡之，各竭其心思、出其方术施济之，而横览胥溺之滔滔，终无能起沉痾也。略能小瘳，无有全愈者，或扶东而倒西，扶头而病足。岂医理之未精欤？抑医术之未至耶？蒙有憾焉。或者时有未至耶？

夫生物之有知者，脑筋含灵，其与外物^②之触遇也，即有宜有不宜焉^③，有适有不适焉^④。其于脑筋适且宜者，则神魂为之乐；其于脑筋不适不宜者，则神魂为之苦。况于人乎，脑筋尤灵，神魂尤清，明其外物^⑤之感入于身者尤繁夥、精微、急捷，而适不适尤著明焉。适宜者受之，不适宜者拒之。故夫人道只有宜不宜，不宜者苦也，宜之又宜者乐也，故夫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⑥。

夫^⑦印度自摩弩立法，严阶级，别男女。人生而为寒门下户^⑧，则为农，为贾，为百工，为猎夫，为奴隶，百世不得列于吏士焉。若生而为女，以布掩面，终身无睹，既嫁从夫，夫亡烧死，或闭高楼，永不履地。其为礼法也如此，故男若奴而女若囚焉。苟非藉出世之法，从何脱其烦恼耶^⑨？盖原世法之立，创于强者，强者无有不自便而凌弱者也。国法也，因军法而移焉，以其尊将令而威士卒之法行之于国，则有尊君卑臣而奴民者矣。家法也，因族制而生焉，以其尊族长而统卑幼之法行之于家，则有尊男卑女而隶子弟者焉。虽有圣人，立法不能不因其时势风俗之旧而定之，曰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于是君日尊而日骄，臣民日卑而日苦。夫日尊而日肆，妇日卑而日苦^⑩。大势既成，压制既久，遂为道义焉。于是始为相扶植保护之善法者，终为至抑压、至不平之苦趣。至^⑪是乎，则与求乐免苦之本意相反矣。印度如是，中国亦不能免焉。欧美略近升平，而妇女为人私属，其去公理远矣，其于求乐之道亦未至焉。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曰“穷则变”，曰“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盖深虑守道者不知变而永从苦道也。

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之道、行^⑫太平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致^⑬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

① “诸圣群哲乃”，《不忍》本、中华本作“诸先群哲”。

② “外物”，《不忍》本、中华本作“物非物”。

③④ “焉”，《不忍》本、中华本无。

⑤ “外物”，《不忍》本、中华本作“物非物”。

⑥ “而已”下，《不忍》本、中华本有“无他道矣”。

⑦ “夫印度……无以加此矣”两段，《不忍》本、中华本在本绪言末段“故普天之下……此圣人所生世之不幸也耶”之下。

⑧ “户”下，《不忍》本、中华本有“之首陀也”。

⑨ “耶”下，《不忍》本、中华本有“婆罗门诸哲九十七道，思为人脱烦恼，其不得已而鸣出家禁杀生者耶”。

⑩ “曰君为臣纲”至此，《不忍》本、中华本无。

⑪ “至”，中华本作“于”。

⑫ “之道、行”，《不忍》本、中华本无。

⑬ “致”，中华本作“求”。

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①。

夫喜群而恶独，相扶而相殖^②者，人情之所乐也。故有父子、夫妇、兄弟之相亲、相爱、相收、相恤，不以利害患难而变易者，此^③人之所乐也。其无父子、夫妇、兄弟之人，则无人亲之、爱之、收之、恤之；时有友朋，则以利害患难而易心，不可凭藉；号之曰孤寡鰥独，名之曰穷民，怜之曰无告，此人之至苦者也。圣人者因人情之所乐，顺人事之自然，乃为家法以纲纪之，曰“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义，妇顺”。此亦人道之至顺，人情之至愿矣，其术不过为人增益其乐而已。

结党而争胜，从强而自保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有部落、国种之分，有君臣、政治之法，所以保全人家室财产之乐也。其部落已亡，国土无托，无君臣，无政法^④，荡然如野鹿，则为人所捕虏隶奴，不能保其家室财产，则陷苦无量而求乐无所。圣人者因人情所不能免，顺人事时势之自然，而为之立国土、部落、君臣、政治之法，其术不过为人免其苦而已。

人者智多而思深，虑远而计久，既受乐于生前，更求永乐于死后；既受乐于体魄，更求永乐于神魂。圣^⑤者因人情之所乐而乐之，则为创出世之法，炼神养魂之道，长生不死之术，以求生天证圣之果，轮回不受，世界无边，其乐浩大深长，有迥过于人生之数十年者。于是人遂愿行苦行焉，弃亲爱之室家，绝人间之荣华，入山面壁，裸跣乞食，或一日一食，或三旬九食，编草，尝粪，卧雪，视日，喂虎，饲鹰。彼非履至苦也，盖权苦乐之长短大小，故甘行其小苦短苦以求其长乐大乐也。彼以生老病死为苦，故将求其不苦而至乐者焉，是尤求乐求免苦之至者也。

孝子、忠臣、义夫、节妇、猛将、修士，履危难，蹈险艰，茹苦如饴，舍命不渝，守死善道，名节凛然。文天祥、史可法以忠君国死；杨继盛以谏亡；于成龙为令而自炊；陈瑛为巡抚，厨仅瓜菜。吾家从伯母陈自刎而不嫁；吾伯姊逸红守贞而抚子^⑥；其苦至矣。然廉耻养之于风俗，节义本之于道学，《庄子》谓曾参、伍胥也，不修则名亦不成也。则虽苦行耶，而荣誉在焉，敬礼在焉。所乐有在，于^⑦是故不以其所苦易其所乐也。

故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它道矣。其有迂其途，假其道，曲折以赴，行苦而不厌者，亦以求乐。而虽人之性万有不同乎^⑧，而可断断言之，曰人道无求苦去乐者也。立法创教，能^⑨令人有乐而无苦，善之善者也；能令人乐多苦少，善而未尽善者也；令人苦多乐少，不善者也。昔者有墨子者，大教主也。其为教也，尚同，兼爱，善矣；

① “矣”下，《不忍》本、中华本有“人道之苦，无量数不可思议，因时因地，苦恼变矣。不可穷纪之，粗举其易见之大者焉”。

② “殖”，中华本作“植”。

③ “此”，《不忍》本、中华本无。

④ “政法”，《不忍》本、中华本作“政治”。

⑤ “圣”，《不忍》本、中华本作“圣人”。

⑥ “红”下，《不忍》本有“仲妹琼”，中华本有“仲妹琼琚”。“抚子”下，中华本有“琼琚至于忧死”。

⑦ “于”，《不忍》本、中华本无。

⑧ “而”下，中华本有“已”。“万”，中华本无。

⑨ “能”，中华本无。

而其为术，非乐，节用，“生不歌，死无服”，裘葛以为衣。《庄子》以为“其道太觳”，乱之上也，治之下也^①，离天下人之心，天下不堪；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故墨子之为道苦，故人不从之。婆罗门道亦然。是皆不幸生于乱世，五浊烦恼，礼法、纲纪太严太苦，无可解除，故籍出家绝世以超脱之也。其法之不善，此圣人所生世之不幸也耶。^②

一曰^③投胎之苦

太古之野人，甫离兽身，狃狃榛榛，全地如一而无等差，茹血，衣皮，穴处，巢居。自圣智日出，文明日舒，宫室，服食，礼乐，书车^④；上立帝王，下设虏奴；贫为乞丐，富为陶朱；尊男卑女，贵人贱狙；华族寒门，别若鸟鱼；蛮獠都士，绝出智愚；灿然列级，天渊之殊。呜呼命哉！投胎之异也。一为王子之胎，长即为帝王矣，富有国土，贵极天帝，生杀任意，刑赏从心，呼吸动风雷，举动压山岳，一怒之战，百万骨枯，一喜之赏，普天欢动。不幸而为虏奴之胎，一出世即永为虏奴矣，终身执役而不得息，听人鞭撻而不敢报，虽有圣哲而不得仕，虽死节烈而不得赠位，虽为义仆而不厕人列^⑤，子子孙孙世袭为隶。

夫贵贱之宜，只论才德，大贤受大位，小贤受小位，故九德为帝，三德有家，天工人亮，乃公理也。今淫凶如高洋、杨广，乳臭如婴、殇、质、冲，以托^⑥生王家，居然为^⑦帝

① “乱之上也，治之下也”，《不忍》本、中华本无。

② “故墨子之为道苦”至此，《不忍》本、中华本作“印度九十七道出家苦行，一日一食，过午不食，或一旬一食，或不食，或食粪草，衣坏色之衣，跣足而行，或不衣不履，视赤日，卧大雪，尝粪，其苦行大地无比之者矣。彼以炼魂故弃身，然施于全群人道，则不可行。犹太、罗马及穆护教之抑女，亦犹然也。基督乐在天国，故亦土木其身。其清教徒苦行不食，栖山闭处，亦犹佛教焉。今在西班牙之可度犹见之也。基督不娶，绝其后嗣，神父皆不能娶，道觳不行。于是路德新教出焉，顷刻而易天下，则以其道近于人而易行故也”。

“此圣人所生世之不幸也耶”下，《不忍》本、中华本有：

“人生之苦七（‘苦’下，中华本有‘凡’，下同）：

一投胎 二夭折 三废疾 四蛮野 五边地 六奴婢 七妇女（别为篇）

天灾之苦八（室屋舟船亦有关人事，亦有关天灾者，故附焉）：

一水旱饥荒 二蝗虫 三火焚 四水灾 五火山（地震山崩附） 六屋坏 七船沉（中华本下有夹注“汽车碰撞附”） 八蝗虫（中华本作“疫疠”）

人道之苦五：

一鳏寡 二孤独 三疾病无医 四贫穷 五卑贱

人治之苦七（中华本“七”作“五”）：

一刑狱 二苛税 三兵役 四阶级 五压制（中华本无四、五两项） 六有国（别为篇） 七有家（别为篇）

人情之苦六（中华本“六”作“八”）：

一愚蠢 二讎怨 三劳苦（中华本列于第五） 四爱恋 五牵累 六愿欲（中华本下有“七压制”、“八阶级”）

人所尊羨之苦五：

一富人 二贵者 三老寿 四帝王 五神圣仙佛。”

③ “一曰”，《不忍》本、中华本作“第一章 人生之苦”。

④ “书车”，《不忍》本无，中华本作“文章”。

⑤ “列”，原缺，据《不忍》本、中华本补。

⑥ “托”，《不忍》本、中华本作“诞”。

⑦ “为”，《不忍》本、中华本无。

矣。自非然者，虽以孔子之圣，终于①陪臣。若为奴者，古今万国非无卫青、丰臣秀吉之才，而终身奴使矣。一隳奴身，永无升拔，无涯之苦，已自胎生。彼亦天之子也，何一不幸沉沦至此！

其投胎为巨富之子也，生而锦衣玉食，金绣山积，僮指盈千，田园无极，妾妇杂沓，纵娯②声色，管弦呕哑，不分旦夕，一掷百万，呼卢博激，挥金如土，富为③国敌。若投胎为窶人、乞丐之子也，生而短褐不完，半菽不得，终日行乞，饿委沟壑，烈风吹肤，被席带索，夜宿门廊，人所逐喝，垢污塞体，虻虱交啄，或遇大雪，僵倒村落。其有凶谨，人肉同削，熏鼠嚼叶，疾疹并作，疮疡遍体，手足断落，血膻腥膻，气臭秽恶④，号泣叩首，一钱喜跃，终日行乞而不得一食，饿死沟壑而不得一席。其窶人子终身作工，计日得金，勤劳备至，未得一饱，有终世劳动，而无有少赢以娶一妻、筑一椽、买寸田者矣。夫人之生也，量工受食，一夫不作，时谓负职。故大才受大禄，小才受小禄，各出其力，以供公业。今若查三标、大良、阿斗之流，终身未尝作一日之工也⑤，昏淫颠狂。阿斗掷金叶于城上，一时而尽百万，日破百千金之古瓷而听其声。查三标夜开京城之门，先一时而费万金。而吾乡方荪璧进士，独行介节，不受赠馈，种菜而食，乃至饿死；吾外太祖陈子刚秀才，操行孤介，日食一椀，朝饮其汤而暮咀其肉焉。其他一为窶人子，则终身力作，穷老饿病，举世皆是矣，是遵何故欤！

若夫华族高门，膏腴世爵，春秋则代为执政，六朝则世载金貂，著作、秘书，不屑省郎。若世爵则公侯继轨，乳臭承袭，今⑥大地各国犹是也。其他投于寒门，不得高爵，如汉制之异姓不王，明以来之文臣不为侯伯⑦，必待艰难考试乃得青衿，百人囊笔，仅一登科，虽有博学奇才，犹多⑧老困场屋，多终身而不售，视登第如登天。若夫印度婆罗门、刹利之子，世为王为师。而若投为巫士哈、若拖卑、若咩打、若冬之胎，则世为猎人，为粪夫，为仵作，虽有才哲，限于阶级，无由振兴。至⑨若一现女身，永为囚系；无贵无智，役隶于男；防禁幽辱，不齿人数。在欧美不得为公民之列，在全地不得试仕宦之途。至于贱为婢妓，卖鬻由人，生命如鸟，其为惨毒，尤不忍言⑩。至若隳落兽身，披毛戴角；刳肉为饌，剥皮为裘；即仁如耶稣，以为天赐；日杀充庖，视为固然；曾不少怜，无可奈何。呜呼！此佛氏慈悲所由鸣因果以为解释也。即同为人类，等是男身，而生落边蛮，僻居山穴，片布蔽体，藜藿果腹，不识文字，蠢如马牛⑪，不知服食之美

① “于”，《不忍》本、中华本作“为”。

② “娯”，中华本作“盈”。

③ “为”，中华本作“与”。

④ “血膻”至此，《不忍》本、中华本作“血液脓秽，腥气臭恶”。

⑤ “终身未尝”至此，《不忍》本、中华本在下句“昏淫颠狂”之下。

⑥ “今”，《不忍》本、中华本作“欧土千年之封建贵族及”。

⑦ “侯伯”，《不忍》本、中华本作“公侯”。

⑧ “犹多”，《不忍》本、中华本无。

⑨ “至”，《不忍》本、中华本无。

⑩ “尤不忍言”，《不忍》本、中华本作“尤不可思议”。

⑪ “牛”，《不忍》本、中华本作“鹿”。

为何物，不知学问之事为何方；其与都邑之士，隐囊麈尾，裙屐风流，左图右书，古今博达，不几若人禽之别欤^①！

凡此体肤才智，等是人也，孔子所谓人非人能为，天所生也。孔子又曰：夫物，非阳不生，非阴不生，非天不生^②，三合然后生。故谓之“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同是天子，实为同胞，而乃偶误投胎，终身隳弃，生贱蝼蚁，命轻鸿毛，不能奋飞，永分沦落，虽有^③仁圣不能拯拔，虽有天地不能哀怜，虽有父母不能爱助。天下固多困苦，而投胎之误，实为苦恼之万原，是岂天造地设而无可振救欤？而普观天^④地，禽兽之多，固无可言。即论女身，实居生民之半。而寒门穷子，边蛮奴隶，又占男子十分之七八，而为帝王、巨富、华族、高门之胎者，举世无几也。呜呼！悲悯之仁人，若之何为兹少数，而坐令无涯多数之人物同罹无量之厄灾，而不思所以振救之欤？抑无术欤？得非数千年圣哲仁人之大耻欤！

二曰^⑤夭折之苦

人之生也，寿夭无常，虽曰有命，盖亦有人事不修者焉。呱呱墮地，只有啼泣，若预知人生之患苦哉！然人之有苦，生于有知。婴孩无知，虽使陨于母胎，夭于襁褓，噉气欲绝，岂识患苦？若自髫髻以上，比及壮年，知识日开，聪明日长，六亲日固，乡里情深，父母伯叔含哺而抱持，兄弟姊妹扶挟而游戏。或妻妾新婚，好嬿初合；或子女幼少^⑥，提携方殷。读书方有志于古今，学问更激切于时事，文章方望其长进，学业尤迟其克成。或辛苦著述而欲亲睹其汗青，或经营功业而指垂成于旦夕。即或耕田力穡，望其有秋；服贾经商，期其获利。若夫良工创器，惨淡于精思；将士力征，唾手于破敌；或壮士报仇，忠臣赴难，扼腕瞋目，志在必成。一旦药石无灵，天年中夭，志事皆败，学术无成，功业夭枉，身名埋歿，远志屈于短年，雄心埋于坏土。苟非上士学道，视死生为旦暮者，能不悲哉！若中人以下，泣别六亲，顾念乡里，念老父慈母罔极之恩，不能报养，顾寡妻幼子伶俜之苦，谁为哀怜。良朋走视而咨嗟，兄弟相持而涕泣。文书则付之炬火，琴剑则空自摩挲。其或家无次丁，父母望其嗣续，室徒四壁，妻儿待以为生。忽际重病弥留，其^⑦知不起，老亲重涕而来握其手，妻子号泣而环跪于床。父母吁嗟，痛苦敖之鬼不祀；妻子哀啼，恐沟壑之饿不远。或乃指某儿当鬻为奴婢，某子当送与僧尼，骨肉仳离，死后立散。当此时也，虽^⑧铁石为肝，为之肠断。况为人类，本自多情，结合已深，补救无术，艰难撒手，遗恨终天，肠九折而犹回，魂一叫而遂绝。其与闺妇

① “欤”下，中华本有“以欧土之化，而西班牙尚有气他拿之穴处人犹然也”。

② “非天不生”，原缺，据《不忍》本、中华本补。

③ “虽有”，原作“有虽”，误，据《不忍》本、中华本改。

④ “天”，《不忍》本、中华本作“大”。

⑤ “二曰”，《不忍》本、中华本无。

⑥ “少”，《不忍》本、中华本作“妙”。

⑦ “其”，《不忍》本、中华本作“共”。

⑧ “虽”，《不忍》本、中华本无。

别士，怨旷而吻身；倩女怀春，黯伤而离魂，皆目瞑为难，鬼灵不死，永结愁思之梦，长居离恨之天。惋其伤焉，何嗟及矣！即使富连阡陌，贵为帝主，而田园之牙筹难舍，山河之燕乐方酣，犹欲延术士以问长生，求神仙而希不死。若至玉棺下坠，金丹无灵；亦不免^①凄凉掩袖，拥美人而悲歌，仓黄仰帐，对妻孥而啜泣^②。盖夭折之苦，人生最伤，此《洪范》所以夭折冠六极之颠也。究其原因，或生事不完，或感时之^③疫，或无力摄卫，或传种短恶，或伤生太过。以斯之故，坐致夭殇。拯救此因，亦非无术^④。岂可令普天众生苗而不秀，秀而不实，遭罹此极欤？

三曰^⑤废疾之苦

举日月、星辰、云霞之伟丽，山川、林野、海岳之壮观，宫室、园囿、池沼之清娱，花草、虫鱼、鸟兽之绚烂，机器、用物之奇巧，锦绣、珠玉之辉煌，凡数千年文明之物，全大地奇伟之工，抚其器而不见其形，摩其物而不知其象，斯亦最可哀怜者哉！甚乃父母、妻子、兄弟之亲，日熟其声音而终身不知其容貌，岂非最可哀之事耶？若怀抱莫白，至亲不能交一言；盘辟蹒跚，企跂而不能行一步；广坐交言而不觉，疾雷破山而不闻。凡此瞽、喑、聋、跛，受生何亏！耳、目、口、足，人人所共有之官也，而彼独缺之；视、听、言、行，人人所同享之福也，而彼^⑥不得预焉。夫聪如师旷，德若王骀，医若庞公，皆负绝异之才，而犹不免形体不全也。呜呼！此天之大^⑦憾也。更有身被大病，手足拳挛，肢体跚跚，面目赤肿，亲戚断绝，荒岛流连，窥井仰天，痛恻肺腑，或由传种之恶，或感疫疠之毒，虽以冉耕之贤，犹不免歌《采芣苢》也，此为废疾之最苦痛者矣。若夫佝偻赘疣，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⑧高于顶，句^⑨赘指天，及夫^⑩手足断残，支离其身，侏儒短小，不齐于人。天之生是耶？均为天民，彼奚^⑪独废缺而不全。阴阳之气有沴耶？乃无以补其憾事欤？人既有废疾，则^⑫传种亦然。吾有仆张福缺其唇者，其女唇亦缺，其子不缺，而其孙复缺也。肺癆之疾亦然，吾门人陈千秋通父者，绝代才也^⑬，年二十六以肺癆卒。吾哭之恸，伤传道之无人焉，盖其母有肺癆也^⑭。而如其传种何哉！凡有废疾者，爱莫助之，岂非天人之大憾欤！

① “亦不免”，《不忍》本、中华本无。

② “仓黄”至此，《不忍》本、中华本作“悲咽铜台，念分香而啜泣”。

③ “之”，中华本作“病”。

④ “术”下，《不忍》本、中华本有“今各国政日改良，天民岁少矣”。

⑤ “三曰”，《不忍》本、中华本无。

⑥ “彼”下，中华本有“独”。

⑦ “大”，中华本无。

⑧ “肩”，《不忍》本、中华本作“眉”。

⑨ “句”，《不忍》本、中华本作“肉”。

⑩ “及夫”，《不忍》本、中华本作“或”。

⑪ “奚”，中华本作“何”。

⑫ “则”，《不忍》本、中华本无。

⑬ “也”下，《不忍》本、中华本有“为吾门冠”。

⑭ “盖其母有肺癆也”，原缺，据《不忍》本、中华本补。

四曰^①蛮野之苦

苟为连州之瑶人耶，为琼州之黎人耶，为台湾之生番耶，为广西、贵州之苗人、侗人、仲人、狄人耶，为云南、腾越之野人、毛人耶，为印度之岛人耶，为美洲之烟剪人耶^②，为非洲之黑人耶，腰围片布，头插羽毛，耳鼻凿孔，足胠若铁，赤身无衣，熏鼠以食，杂卧于地，牛豕同藉，日晒粪蒸，面黑如腊，穴处巢栖，结绳为识，剖全木以为舟，取鱼虾以生食，窥鸟发弹，射兽分炙，杀人竿首，以多示力，夺女淫于野，藉草为席。是虽为人，去犬羊不远，性命朝夕不保。同当大地开辟之后，杂处文明国土之间，飞楼三^③十层以侵天，铁道电线百数十万里以缩地，礼乐文章，缛若霞绣。而尚有此原人之俗，如在数千年狃榛^④之前，岂不哀哉！即进而上之，若^⑤西藏、廓尔喀、布丹、哲孟雄之蛮人，南洋诸岛无^⑥来由之种族，暹罗、安南之诸蛮，屋高可俯窥，编萑竹以为瓦栋，杂居于牛羊、鸡豕、潦粪、臭秽之中，酷日蒸之，抔饭而食，围布而饰。虽其王者及其后妃，赤足无履^⑦，席地坐食；略知文字，无所知识，皈依佛、回，度引无力，享受无量之苦难，而终无慈航普拯其溺也。若冰海之冰人，穴于冰中，衣皮饮鲸，掘鼠食之。其视欧美之民，广厦细旃，饌饮精洁，园囿乐游，香花飞屑，均为人也，何相去之远哉！不均不平，岂至治之世耶？

五曰^⑧边地之苦

但以中国言之。今自蒙古、新疆、东三省之民俗，或蒙游牧之旧，膾肉酪浆以充饥渴，毡裘穹帐以为居服。及鲜卑之土人，使鹿使犬；费雅喀诸部，反皮踏雪，卧地熏炭。父子、兄弟、夫妇、叔嫂席炕炙火，杂居于大蚊牛粪之下，大风飞尘，则骡马之粪与人粪充塞耳鼻。斯则大河南北且有然矣。山西且有陶复陶穴之俗，虽富家为屋数十进，亦穴地中。其贫者架草为棚，编草为裳，日得数钱，食馍馍数枚，殷然果腹，卧草终日，陶然复为夫妇之欢矣。其富者开酒面之房，修牛马之槽，坦然极天人之乐，世间无复余事矣。此大江以北各边皆然。若南方则自滇、黔之间，湘、粤之鄙，闽、徽江介之僻县，编竹为屋，饲豕如人，种稻数丘，薯芋代食。以其乡县号称中国，荷担赴市，行数十里，十日一见黄鸡，三日一见白豕。奉巫覡以为神，尊监生以为君，学问止于《论语》，书籍且以充薪。官远不及，强姓主盟，有不从者，撻伐大伸^⑨。于是一乡自为一国，一姓自为一群，以众暴寡，以强凌弱，牵邻之牛，割邻之禾，视为固然。穷乡小姓亦遂愤起，教子姓咸以拳技相尚，集公款^⑩咸以刀枪为事。少有斗争，合群而出，有偷退者，众治其罪，溺之于水，以警大

① “四曰”，《不忍》本、中华本无。

② “耶”下，《不忍》本、中华本有“为欧洲之气他拿人、唼氏人、阴兰人耶”。

③ “三”，《不忍》本、中华本作“四”。

④ “狃榛”，中华本作“狃狃榛榛”。

⑤ “若”，中华本无。

⑥ “无”，《不忍》本、中华本作“巫”。

⑦ “履”，《不忍》本、中华本作“屐”。

⑧ “五曰”，《不忍》本、中华本无。

⑨ “伸”，《不忍》本、中华本作“申”。

⑩ “款”，《不忍》本、中华本作“货”。